

第三二二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續資治通鑑長編(九)

宋李 燾撰……………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至
六百一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黃壽齡
錄監生臣李兆文
錄監生臣朱起鳳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臣宗

宋 李燾 撰

元祐六年六月壬辰疎決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繫囚
自雜犯死罪遞降一等至杖釋之 先是四月末王巖
叟移簡劉摯請早疎決摯答云即商量蓋自元祐以來
每四月已前令歲差遞諸司繫囚殆千人故巖叟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一

言既踰月乃有是命 龍圖閣待制梁燾權禮部尚書
燾與朱光庭劉安世俱以論鄧溫伯不從請補外燾出
知鄭州光庭安世正月已復用燾至五月末乃降召
旨後七日始有此除命燾在鄭州嘗因日食奏疏言臣
聞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以清明博照為德而不容
蔽虧侵掩一有此變則君德傷矣乃今春以來蒙濁霧
翳不見清明之景者六十日間得一仰光輝則欣欣然
物榮而人喜今又食五月之朔為變亦已甚矣竊為陛

下憂之臣願陛下思所以銷變之理而上悅天心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陛下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議 又奏太皇太后曰日灾之應主弱臣强下陵上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願陛下外飭政事以行王道勸上進學以强君德早正中宮之位以為內助辭多不錄

行狀云素既因日食奏疏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二

云素與朱光庭劉安世賈易同以言事補外三人者相繼召還前後摯累以白諸公同體之人用舍不可異或有不樂素者遲遲不決前月二十八日遂蒙宣諭先問鄧溫伯行計如何蘇轍對曰臣昨日見之云已上船料不久行諭曰禮部可召素為尚書即承詔而退是月辛卯堂集將散都不及此事摯曰前時宣諭事當將上畫旨施行衆曰然摯又曰然有一事禮部彭侍郎恐相妨蓋向緣梁彈劾而黜大防曰須於別曹對移議兵吏工

皆不安未定間傳堯俞曰西掖闕人不若還其舊物大防曰甚善既退王巖叟以小簡白摯及堯俞皆云異意者置之肘腋將有復害中書晚集各道其故摯知堯俞為一二人干逼故主之頗不欲峻言可否但云比及梁來須半月二十日莫且更待商量且了尚書事是日壬辰殿廡堯俞徑白大防大防曰莫不妨一就了之蘇轍曰彭自西掖責去未久最先召令又先進於同黜之人恐有異大防曰當時為甚巖叟曰朋附蔡確得罪大防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三

曰如此則別商量摯曰梁未便來足可別議大防曰假如不避亦自不妨摯稱汝礪修潔有行義氣剛勁喜古人風節蔡確之貶獨上書救之其意非善確也亦不欲朝廷有此事爾但不量確之潛于心而發見于外者其詩如此是豈可救哉此汝礪見有所偏也一陷於此議而常為公論所指笑然其人亦豈可廢不用哉左朝散郎荆湖北路轉運使李湜為集賢校理知潭州

五月二日

又五月十二日可考

三省言類昌府推勘陽翟縣令趙仁恕贓

狀非一盛夏株連繫逮甚衆乞免重勘詔追兩官罰銅十斤除名勒停左諫議大夫鄭雍言臣竊聞潁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有旨更不再勘止約法斷放朝廷雖以盛夏為念然仁恕之罪不一若其罪盡輕於自盜官錢般家僱人尚恐不可以為後法況更有自盜賊罰錢官酒錢等事疏駁所稱未見盜賊多少容有至於重罪豈可不令勘見罪名若以夏月淹繫為言則如在京及外處見禁罪人不可勝數豈獨仁恕一獄可約法斷放之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四

乎此例一開所害不細伏望聖鑒特賜省察只依韓維奏請朝廷選差官就潁昌府責立近限勘奏明正國典貼黃前來潁昌府所勘未曾結正後來推勘院雖已勘結又經疏駁今若更止約法斷遣則仁恕之罪終是不正他日仁恕重罪固已泯滅只今來所坐安知不為辯訴之因伏乞更賜詳酌又貼黃暑月淹繫誠宜疎滌所有推勘可決者決之恐不可將來明罪狀獨約法斷放施行又貼黃所有推勘院官如將來再勘到趙仁恕顯

有故出情狀乞賜重行黜責以警觀望欺謾之吏

十六日

若九月初二十四日仁恕編管二十八日彦若罷右正言姚勔奏臣伏見令月

初四日降聖旨指揮依大理寺約情斷趙仁恕事此蓋聖恩以盛夏之月念及于連繫之人早令斷放誠見陛下矜憐庶獄之意然臣竊聞潁昌府元勘趙仁恕賊汚不法共十餘事並不曾招伏今來大理寺止取一事約情便行勘罪未協至公若朝廷開此事以為弊端則將來勢家犯法得以希例甚傷公議如此則昨來錄問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五

官疏駁無所是非而勘官亦不加罪臣恐朝廷典刑輕重平法馭民之意無以示天下近聞韓維奏稱趙仁恕妻見患乞早賜差無觀望之人就本處推勘兼安鼎亦奏乞從朝廷差官就勘臣伏望聖慈依韓維安鼎所奏差官就潁昌府推勘施行所費用刑當罪以徇公議所有初四日約情指揮乞賜寢罷貼黃趙仁恕是翰林學士彦若之子親連大臣今約情定罪不更根勘臣恐遠近觀聽人心不服乞賜詳酌令依公推勘施行又貼黃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治道集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六

今來雖是盛夏之月裏外罪人似此未結正者不少豈可諸罪不究而止以一事約情斷罪放兼本人既無錄問未圓如將來別有翻論則朝廷又須詔獄於國家公道何所取信伏乞早賜指揮又言臣伏見賴昌府所勘趙仁恕公事已見情理欲結正之次只因仁恕父彥若奏論稱本路監司挾情攜拾意謂其子無贓污等事以為枉陷非辜朝廷從此下別路差官推勘其勘官孟易因而觀望風旨將前勘大情出入以致錄問官疏駁自始降朝旨差官以致再勘凡經十餘月不能了絕但只淹延時日一行干證人久在囚繫皆緣彥若奏陳所致今來勘案內趙仁恕委有贓盜不法等事顯是彥若專欲以私意苟免其子無忠正之心為國家動搖吏議罔冒上聰使監司沮發槌之効勘官起觀望之意稽留獄禁莫追典刑臣備位言司不敢緘默謹按翰林學士趙彥若身為從官親侍經幄可謂天子近臣矣其子敢為不法干犯國典蓋彥若素乖義訓以負陛下厚恩自合

欽定四庫全書

增補治道集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七

引咎杜門惶怖待罪而乃公然論奏移過監司且犯罪麗刑邦有常憲假使勘院屈抑迨其結正自許翻論豈得規免獄成僥求別鞠若下民皆許如此則訟豈不煩如使貴者獨然則何以示天下今以彥若一言之訴遂至于餘月勘不圓太平公朝而彥若侵亂邦法合行黜責臣竊嘗聞仁宗朝翰林學士張瓌與范鎮同判流內銓瓌有子因鎖廳補考當用審狀移縣令而鎮令用例以隨身歷子為證是時瓌雖不與然知而弗止輔臣皆曰瓌應罰金勿劾仁宗曰不可瓌私其子不顧銓法特奪一官降知亳州且鎮失取會狀瓌誠不與尚且奪官責小郡蓋罪其懷情弗舉以倖其子也今彥若挾私罔上其罪當黜非瓌之比伏乞聖斷重行責降以厭輿論又言臣近曾上言乞責降趙彥若未蒙施行臣竊以法者天下之公共非一人法也法尊則朝廷尊朝廷尊則羣下服故人臣不可以不敬法人臣而不敬法者必誅此百王不易之典也今監司按吏是職也吏惡而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八

司不舉罪重而勘官不究則於朝廷之法何謂哉監司勘官者皆有朝廷之法在焉於彥若之子何有哉而彥若敢奪其成而請移之敢以聲勢動搖其獄而使出沒之如彥若者其不敬朝廷之法可謂甚矣彥若一移其獄紛紛至於半年不了天下獄事蓋當如此者乎推勘官出沒其情則無所加罪錄問官疏駁其失則無所是非由彥若故屈天下法彥若之罪豈小也哉今誣人以不實者返本罪告上以不實者從徒坐而彥若誣監司

挾情擯拾欺罔聖聰謂枉陷非辜彥若猶可以異於人哉彥若者不敬朝廷之法不顧人臣之義但知愛子而不知愛君今不重懲臣恐他日將有倣此者寔不可止陛下何以持至公之法而馭天下伏乞聖斷重行責降

以戒後來

監察

御史安鼎言臣伏覲勅命節文趙仁恕特不重勘除名勒停者竊以仁恕創造獄具木蒸餅木鹽木挾木架子石匣鐵裏長枷及暗派杖數決人殺傷人命不少又自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九

盜官錢等罪雖投實遇荒未足塞其責伏蒙聖慈以人衆時暑哀矜平民因繫之苦特令約法斷遣此二聖至仁盛德臣不勝慶幸雖然刑名未盡其罪臣更不敢論列所有仁恕父現任翰林學士彥若當仁恕就獄之初曾奏朝廷恐鍾浚挾情擯拾臣男為王安禮報怨臣男即今第三任有舉主無過犯乞下別路差官勘鞠朝廷因此令淮南路差官推治得仁恕賊污酷虐之狀是實已論報訖其趙彥若有誣告鍾浚及奏書不實之罪未見朝廷依法施行謹按彥若身為從官朝廷倚以表民厲俗者也厥子犯法不自克責而遷怒尤人欺惑君上畧無恥辱之意昔者石奮治家子孫有失輒對案不食其子固謝請改過迺許之孟仁監魚池以鮒饋母其母還之曰汝不避嫌邪為人父母戒飭子孫固當如是彥若不務出此而覆惡飾非助為不善以至共抵憲綱皆自取之也宜付吏議以肅朝綱

乞依法施行趙彥若誣告鍾浚及書奏不實事竊聞已

降朝旨放罪士論沸騰未以為允臣職在言路理難循
嘿伏以昔堯舜之用刑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言迷誤
過失則雖大必宥故犯無忌則雖小必刑也孔子亦曰
赦小過今彥若自蔽其子貪暴之惡而誣奏監司云挾
情擔拾為人報怨遂致朝廷特起一獄增延三百餘日
捕逮囚繫寧無冤煩是皆彥若一言之所致也原其情
則非誤論其過則非小當刑也而復宥之既不應經復
不應律借如昨因移推得仁恕事狀果如彥若所言其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十一

至六月十四日安南四奏其一六月八日其二六月
十四日其三六月十七日其四六月二十三日
監察御史虞策言臣伏見京西提刑鍾浚昨按發許州
陽翟縣令趙仁恕酷虐貪賊犯狀甚明仁恕父彥若身
居侍從其子憑藉恣橫犯法而彥若乃更緣飾妄言公
肆欺罔却指論鍾浚為王安禮報怨欲以惑聽亂法令
朝廷以干連人眾適當大暑更不重勘約法斷違而仁
恕猶得除名赦下之日公議甚喧莫不喜朝廷愍惻干
連人大暑繫獄特行斷遣莫不忿彥若前言欺罔朝廷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十一

歸罪監司欲示人以形勢動搖獄情罪不可赦其翰林
學士趙彥若伏望睿斷特賜黜責以昭示至公厭服羣
議六月八日又言臣伏謂朝廷方患諸路監司寬弛不能
奉法以肅所部令來京西監司按發仁恕在任酷虐賊
汚等事乃其本職當為朝廷行法為百姓除害而彥若
輒忿怒上書肆其巧言欺罔朝廷欲中傷監司稱是挾
情擔拾為人報怨使彥若之言是則監司之罪將安所
逃今仁恕已除名彥若之言豈可獨釋而不問也其趙

彥若顯有上書不實等罪伏望聖斷特行黜責乃協天下公議臣以言為職事有當言不敢循嘿

廣業四奏其
一六月八日

其二月十四日其三月
十七日其四月二十五日

癸巳詔因親屬沒於王事補授名目人並須存恤亡殯人孤遺母令失所若情義有虧聽所在陳訴官司驗實聞奏取旨先是西賊數萬人寇定西城及通渭寨

是日執政聚議欲絕歲貢以坤成使人已逼姑止

此據
王巖

史繁年錄李忠十朝綱要寇定西城及通渭寨攻毀並遠度境板守境人甚眾又寇溫原大掠開遠堡得勝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去

甲午尚書省言開封府推官楊景謨狀準府牒詣諸縣決遣不合該赦原者按開封府推官張商英先因奏請被旨徒以下罪狀分明不該編配及奏謝者雖小節不圓並許專決自今疎決並乞依此從之

乙未詔應侍從官待制以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寄祿官中散大夫以上武臣橫行諸司使遠郡以上及宗室侍講讀崇政殿說書修撰直龍圖閣都知押班開封

府推判官府界提點發運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點鑄錢並進教

丙申戶部侍郎竇文閣待制范純粹知延安府先是樞密院聞趙高死韓忠彥與王巖叟議所以代高者惟純粹可及都堂聚議呂大防亦以為莫如純粹忠彥曰向以純粹輕嘗議韓鎮大防曰老矣亦難往劉摯曰前執政中宜有人來不應蘇轍曰舊聞曾欲用范堯夫大防曰嘗有言者遂已蘇頌傳堯俞無所可否巖叟謂無以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易純粹於是進呈純粹除目巖叟曰純粹壯年有風力似其父又嘗在延安委任極得人也摯及忠彥曰純粹方自邊上來必以母老辭巖叟曰國事為重太皇太后以巖叟言為然而純粹果上章辭免太皇太后曰來恰一兩月大防曰在純粹不得不辭免且依前降指揮他日樞密院又言差純粹極當乞以恩意慰遣太皇太后曰三省適欲遣中使巖叟曰甚善都堂又召純粹面諭純粹猶不肯受命三省樞密院言朝廷恩意如此若固

辭免朝廷何以使人欲限五日朝辭如不行則須與行

遣純粹乞八月初赴任從之大防又謂同列曰延安雖

去終恐心不安萬一厥母道病卒不如易之巖叟曰誰

可曰渭帥可乎巖叟曰渭方有警却誰可大防無以對

巖叟又與忠彥論不可易之理謂同列曰塞上數十萬

生靈性命繫一主帥惻隱此一人不若惻隱及數十萬

人也此用王巖叟繫年錄修入劉摯日記載此事尤詳

白家純粹母老方自外來恐難便遣微仲彥霖皆謂違

事熟無若此人者及進呈又以其親老而病彥霖曰國

事重私計輕和曰然遂可十二日范刑侍以純粹事

來十七日集都堂純粹生范既以親老而疾人子之心

安委以去辭帥甚哀非日上前吾亦喜為言其故而呂

相決欲其去呂相非有他意特以右府主之邊事詳且

特以王彥霖確不肯移然大抵皆以純粹習邊事詳且

久耳此固國事也不當以私義免然吾嘗白二三公以

謂急難之時則可以一切斷之今幸平居無事亦可以

少伸臣子之情范母七十風病八年臥于床止有一子

從來飲食起居賴以爲命今使病之離去似非人情呂相

曰適以師延界也地有邊機之事未了故須其人吾自

謂邊事是地界也地界之翔于本路者已了當自來只

有照河地界未必在延安通議近已有指揮令夏人遣

使自詣照河說話則延安無所事矣又曰陝西門戶在

人乎韓帥亦曰誠是誠是使使其上則延安遂不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古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主

欲極力論之蓋吾所主者純粹之私計彼所主者爲王

事擇人上之雖有難易也呂相因請曰臣昔爲陝西經

畧判官而先臣病於家蒙先帝遣中使按問今乞遣人

問勞范母以達其子之意邊事了即相語之曰使歸矣

日范至都堂具道昨日宣諭之說呂相語之曰使歸矣

莫且勉爲朝廷行范甚切至既去呂相曰莫頃別商

量師朴欲以韓玉汝蘇子由欲以范堯夫呂相欲以范

授又欲以劉舜卿吾不以班簿示呂相曰請於學士待制

或前執政內選入皆不可吾曰從官內外如林豈無一

人可帥者乎蔣之奇錢觀皆在陝西久可擇一人呂相

曰皆難保彥霖曰純粹遣不行則他人若再辭豈當強

之師朴曰不若且令純粹去嚴與一指揮呂相曰范若

免須與宮觀觀師朴曰請諭如此來日且再遣之更看

上面如何議事之難大約如此十八日延和諭曰昨日

遣人諭范母至其家果病不虛三二公執前議仍云若

堅辭須當行遣與一開慢差違吾曰彼以親疾而辭亦

須甘心遂不允其乞仍限五日朝辭過都省微仲留門

下范純粹來云見呂相已有回意將詣右府按摯所稱

右府指韓忠彥及王巖叟在樞密也忠彥

同知巖叟發書然純粹卒不免延安之行 著作佐郎

集賢校理張耒爲秘書丞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耒以正

字爲小著十二月四日加集

校今却除秘書政目有此姑存之六年 右朝奉郎王

鞏罷知宿州仍舊管勾太平觀以監察御史安鼎論其

行穢而體量監司觀望如重於置獄姑乞追還新命故

也 五月二十

二日可考 劉摯嘗教鞏事云鞏奇俊有文詞然不就

規檢喜立事功往往犯分躁於進取蘇轍兄弟獎引之

此爲試讀 需要完整PDF請訪問: www.ertongbook.com

322-8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十五十九

才憐其有志改與密州

除知海州在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改密州在六月八日罷在九月

日二十言者交攻乃下淮南考按轉運使張修言有狀

然不指其實迹乃罷密州時到官數月矣還京索寔久

之用恩例乞得太平觀見議者既息而輩意復有所萌

乃謀得中司特薦又遍以干求復除宿州言者交攻之

再下本路考按林積意以為無事而其言媿媿不堅決

言者劾積固上請再體量於是中書具坐諫官鄭雍姚

勳章疏下淮東提點刑獄王桓按實輩曰是必欲取其

有罪而後已不可留矣乃去南京以待官期摯與輩實
連姻言者攻輩不釋意有在也不然此何等事而至于
如此哉元祐以來以不謹被劾者前後非一皆不體量
獨輩如是事可知矣宿州固未可保也輩去未幾鄭雍
姚勳及安鼎並乞罷輩宿州三省議以為然蘇轍欲候
體量既進呈呂大防曰已按其事欲待其來而言者又
如此更聽聖裁摯因進曰此一事首尾二年而言者紛
紛不已事至尋常獨以輩與臣連姻所以外言疑臣主
之然臣從來不曾與議今莫若罷輩以慰言者俟按見
無罪却還輩一郡如此亦所以安輩也從之摯季子蹟
實娶輩女云十月六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張
升卿知宿州從其請也時封實錄院檢討官黃庭堅母
壽光縣太君李氏為安康郡太君從庭堅所乞以轉官
恩回授也庭堅尋丁憂去詔特賜絹二百匹賜絹在二
書劉摯十二日記以錢五萬賻黃氏庭堅丁母憂庭堅
以實錄院當進秩請回授其母一郡太君勳當父之其
母臥病累年庭堅待藥極於誠孝近聞增舊否為趣其
所請狀又為擇美名與之曰安康郡太君其以迎福却

啓八日校下是夜不起矣實李公擇之妙也可為數州將歸吳于洪州分寧家貧甚夫人鍾愛一女嫁用三十

解庭堅一切無違坐是寔乏按摯於

庭堅尤拳拳者同安康事附注此

及第進士馬洵為承事郎簽書雄武軍節度判官朱綬為忠正軍節度

推官張庭堅為成都府觀察推官庭堅廣安人綬秀州

人也

劉摯日記云洵庭堅皆太學高第洵狀寢不及二子庭堅尤有操行

戊戌兵部言戎瀘州義軍雖有團結之名其部分未必

齊整難便番分按試搗設恐因追呼生事欲將元豐條

約刪定諸指揮各於本村教習歲一設酒食支賜衣鹽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十八

扇織之類從之

庚子樞密院言元豐七年中書省條堂除知州軍三年

為任武臣依此元祐元年指揮以成資為任武臣未曾

立法詔武臣任六等差遣川廣成資餘並三十箇月為

任初韓忠彥等建請太皇太后曰只為負多闕少忠

彥曰使臣有待闕三四年者王巖叟曰如此不惟與文

臣均一兼爭得半年差注稍疾且輪轉得行故有是詔

樞密院又言新復七監其所生駒數不足以補死損

之馬又多低小不應上軍格深恐有不貲之費而無武備之實今欲選差知馬政大使臣二員分詣左右兩諸

監詢訪利害與提點官詳究事狀同赴太僕寺講議聞

奏從之詔方盛暑處刑獄繫囚除在京府界諸縣已

降疎決其諸路令監司除所任州府及鄰近州躬行分

詣外其餘州軍即選官催促結絕事理輕者先次斷放

詔諸路州縣自今非法令所聽即不得以官物賒貸

及抑配亦不得以財產抵當請出令監司鈐束如違并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五十九

十九

監司不切覺察並取旨重斷

壬寅給事中范祖禹言左諫議大夫鄭雍奏貢舉條程

文經義每道不得過五百字策不得過七百字如過二

分雖合格並降一等令辭理優長者往往過數欲用舊

制自發解至御試文並不以過數為限廣收閎博之儒

以副設科之意令禮部詳定開奏竊謂對策字數不當

立限眾所共知理無可疑不必更令禮部詳定乞並用

舊制詔今後對策過二分更不降等

已上並依舊錄

惟經義猶

依前降指揮祖禹又封還以為不可

此機祖禹家傳不從給事中朱光庭

再封還亦不從政日七月四日給事中朱光庭

不限字數文字今附此七年四月二日乃從臣僚不限

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言故東上閣門副使景思誼

永樂死事已推恩親弟興宗及再從兄姪外不及三女

欲乞改正詔親三女夫各授三班借職其再從兄姪所

授並追改 詔今後入伏前復令入內侍省差人傳

宣三衙權放諸軍班教閱以殿前馬步軍司乞復舊制

故也 初三衙中樞密院狀近伏七十日已依令式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王

放訖王巖叟白韓忠彥曰故事自景德以來皆內侍省
檢舉遣中侍傳宣所以感悅人心今編之令式作常事

行不復見朝廷恩意矣忠彥甚以為然及開陳太皇太

后亦曰如此則為常事巖叟曰事雖小實繫衆心令臣

等所奏止及軍中若據舊制并皇城司軍器將作監共

差內侍五人京師皆徧太皇太后曰待處分內侍省遂

降是詔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得旨神宗御集已

賜外更不頒初編成九十卷四十卷係邊機更不印賜

始議文臣待制武臣觀察使已上皆賜及是先賜二府

各五十卷韓忠彥謂呂大防曰編賜非便五十卷中猶

有機事及峻斥大臣者復賜其人不可大防欲再刪削

減卷以賜既進呈太皇太后曰不賜何如王巖叟曰不

賜更好忠彥亦云遂定

甲辰天章閣待制知蘇州黃履知江寧府左朝請郎彭

汝雲權淮南路計度轉運使

五月六日自京西除河
北奉罷汝雲事當考

詔國史院置修撰官二員內長官兼知院事檢討官一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王

負遂以翰林學士趙彥若給事中范祖禹兼國史修撰

內彥若兼知院事 樞密院言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

請弓箭手所養馬聽馬主乘騎即經宿馱載私物過五

十斤並以不應為從重論從之翰林學士兼侍讀趙彥

若乞京東宮觀差遣詔不許

乙巳右正言姚勔言臣近三次上言乞責降趙彥若未

蒙施行臣竊惟陛下聖意以彥若侍從經筵之臣不欲
遽加黜責雖然朝廷典刑不可不振祖宗法制不可不

行臣昨曾以仁宗朝責降張璪事聞於陛下當時為翰林學士止坐子違銓法知而弗舉尚奪官責知小郡仁宗天性至仁蓋不肯以壞廢天下公議此事載在實訓垂式萬世伏望陛下上稽先烈下察臣言無以區區一彥若而屈朝廷公論令趙仁恕虐毒賊汚無罪殺人衆惡發聞獄以情得只因彥若誣罔奏論而牢禁一移茲弊百出直至半年有餘而仁恕之罪十脫其九勘官如此亦無是非皆由彥若誣罔奏陳所致安可不責雖陛下欲赦之如天下何彥若心昵惡子依倚形勢以紊朝廷公法罪當重黜伏乞聖斷早賜施行 監察御史安鼎言臣近者再上封章彈奏趙彥若誣告鍾浚及上書不實等事罪未蒙朝廷依法施行臣再詳誣人以罪國有常刑欺君不誠人所共惡况居貴近之列得無名教之責彥若厥子貪殘情狀明白不自媿耻又從而蔽之巧詆監司誑惑君上畧無士君子之行此而不懲何以誠衆臣又伏覩去歲冬溫無冰今春極寒至夏方過而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三

炎燠如大暑後推其咎證皆正當洪範舒緩之罰舒緩者無功受賞有罪不誅之謂也國家三數年來賞惟務增罰惟務減恩浮威弛上千陰陽其報應已著而猶為此姑息之事臣恐沴氣浸深別致祥異伏乞陛下早賜黜責彥若以糾不肅仍深省天戒善必賞惡必罰常留意於乾斷也臣不勝愚直之至 六月十七日 監察御史虞策又言臣近曾再具狀彈奏趙彥若為其子仁恕在任酷虐賊汚事發輒緣飾姦言欺罔朝廷指論監司不實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三

乞特加黜責未蒙俞允施行臣伏謂不問是非不畏法禁裝飾巧詞忿然抵冒者此田里小民不知義理者之所為也彥若身居貴任當知義理當畏法禁乃敢公然無所愧恥倚勢快忿巧言上書欺罔朝廷動搖大獄行誼如此而猶可以論思玉堂侍經帷談先聖王道德啓沃人主者未聞也况上書不實自有常刑其趙彥若伏望聖斷早行黜責以清禁從以尊朝廷 六年六月十七日奏也 侍御史賈易言臣聞賞善罰惡帝王之操柄天下所

賴以治也惟大公無私故能服人心信天下有如高下重輕一失其平則人主威令有所不得行積而不已至於失天下之心是以明君敬畏而不敢忽也伏見陽翟縣令趙仁恕貪賊暴虐近世未有既倚其父為侍從要官又託執政大臣夤緣姻婭肆行不法賊殺無辜自盜官物贓滿數百貫強取部民女使并奪財貨語其貪則甚於寇賊論其虐則酷如猛虎使一邑良民整然受毒幾不聊生本路監司依公按發有司勘鞫罪狀明白其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三

父彥若身為近臣素無教子之義知其所犯在於極典乃為苟免之計巧飾市井無恥之言欺惑朝廷指提刑鍾浚為與王安禮報仇傳之中外人皆嗤鄙憤疾怪其敢為誕謾不顧義理如此之甚也既而上下徇情行其誣奏不待本州結絕更令隔路差官別推世俗之情動懷觀望故出脫仁恕自盜死罪殺人重辟錄問官駁其案節臺諫論其罪惡未聞有所施行遽罷移勘指揮直使憑空約法止於勒停而已變亂法令欺誣上下有加

於此者乎案仁恕慘毒汚濁稟受特異憑藉勢要輕侮朝廷法外峻刑公行黷貨實與犬狼同其質性彥若備數從官獲侍帷幄有子如此不思戒教至使播棄官刑滅絕人理而彥若偃然畧無慙懼之心恣為諛詐之惡謂天為可欺上為可慢且欺天不道也慢上不臣也議罪定刑在所不赦若仁恕不抵嚴科彥若不行逮竄臣恐人主威柄移於天下之人亦無所取信其為禍患豈可一一而數哉故曰刑罰象天之震曜言非臣下得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三

而干也今以一近臣之子而亂天下之法何以厭息姦臣之橫議宣揚二聖大公無私之盛德耶貼黃仁恕非法造作鐵枷石匣木蒸餅之類皆令昔未有怙威肆虐如古跋扈之臣贓污奪攘劇於劫盜前後統屬監司畏其氣勢莫敢指議養成其惡塗炭生靈今來提刑鍾浚果遭彥若誣奏未克自明臣恐此風浸長姦究不法之人無復顧忌實亂天下之道也又貼黃仁恕非法行杖數決殺平人郭德令勘却仁恕不知自盜官錢就延會

支散樂人弟子今勘却作賣酒支破在任買賣利賊
令勘却作仁恕不知令本妻一面承認兼風聞推勘院
放令人禁于照入往陽翟縣以根檢文字為名傳送獄
情令諸色符同供答有至三五次往來本縣者遂將仁
恕入已贓錢作先在人吏私家收掌逐家亦便承認以
此觀之小人望風附會公然出入重罪不畏朝廷典刑
專務希合權貴臣欲乞直付御史臺根治或自朝廷選
差強明官一員前去許州置司勘鞠庶盡情實以示天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王

下至公無私之政又貼黃彥若以學問備從官之列實
論思啓沃之地侍帷幄之嚴乃講讀師儒之任而內無
教子之方外失事君之義觀其所發凡鄙闇狃市井所
不為豈可更容塵廁清班終何補於聖治邪伏望睿慈
深鑒馭臣之柄察其有不可赦之惡出於獨斷黜之散
地以風動四方天下幸甚 又言祖宗以來命官犯贓
罪不以輕重皆有特旨如仁恕所犯自當極典乃更從
輕是必出於曲相隱庇之情何其棄公議而貴私恩如

此其至也伏乞聖慈深賜辨察

賈易二奏其一六月十
七日其二六月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四百五十九

王